

三民主義力行社與中國國民黨(上)

喬家才

國民黨組織的演變

國父 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於民國前十八年（一八九四）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宣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當時祇有二十九歲。第二年（一八九五）在香港召開與中會幹部會議，採用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以為革命旗幟，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國民黨旗。

中山先生為使中國革命一勞永逸，一次完成，於民國十五年（一八九七）創立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完成「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與政治主張。

民前九年（一九〇三），黃興、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組織「華興會」於湖南長沙。民前七年（一九〇五），黃興等在湖南湘江起義失敗，東渡日本。

這一年春、夏之間，孫中山先生在北京布魯塞爾宣布「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組織革命團體，開首次會議，加盟的三十多人。又開第二次會議於德國柏林，加盟的二十多人。又在法國巴黎開第三次會議，加盟的十幾人，

在歐洲共得同志六十多人。

這一年六月，孫先生從歐洲到日本。為擴大革命組織，集中革命力量，決定與中會和華興會合併，改組成立「同盟會」。六月二十八日，孫先生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籌備會於東京，參加者有黃興、宋教仁、汪兆銘、馮自由、朱執信、古應芬、馬君武、張繼、田桐、鄧家彥、李文範和日本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七十多人。

七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開成立大會，三百多人參加，通過會章，公舉孫中山先生為總理。鄧家彥為司法部長，張繼為判事，宋教仁為檢事，汪兆銘為評議部議長，馮自由、朱執信、胡漢民等為議員。黃興主持執行部庶務部，朱炳麟主持內務部，程家樞、廖仲愷主持外務部，劉維霖主持會計部，谷思慎主持經理部。

九月香港同盟會分會成立，推陳少白為會長，馮自由為書記。總理又派蔡元培為上海分會會長，張繼、曾昭文、丁維汾、王蔭藩、康寶忠、高劍公、吳春暘、時功玖、黃興、何天泮、劉嗣、張世膺、呂志伊、平剛、黃復生、林文、秋瑾分別負責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江蘇

、安徽、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雲南、貴州、四川、福建、浙江各省會務。

等到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一月二十二日召開同盟會會員大會於南京，決定將秘密組織改組為公開政黨。蓋黃興與宋教仁等以為革命已經成功，從此可以實行政黨政治。殊不知袁世凱別有野心，不過假借革命軍力量，脅迫滿清孤兒寡婦，奪奪政權而已。同盟會同志第六鎮統制（師長）吳祿貞曾函山西都督閻錫山，擬在石家莊組織燕晉聯軍，阻止袁世凱入京。他說：「袁世凱入京，無論忠清與自謀，均不利於革命。……滿清已不成問題，但袁世凱不除，吾黨將與之有十年戰爭。」吳祿貞被刺死於石家莊，袁世凱入京，不幸而言中，北洋軍閥禍害中國十幾年。

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正式改組為「國民黨」，由張繼主席，開成立大會於北京。選舉中山先生、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等九人為理事；張繼、胡漢民、柏文蔚、譚延闓、李烈鈞、唐紹儀等三十人為參議。九月三日黃興

等函推中山先生為理事長，後由宋教仁代理。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二十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收買的兇手刺死於上海北火車站。袁世凱又謀制壓國民黨，四月二十七日非法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大借款二千五百萬英鎊。二十九日參議院決議，袁世凱違法借款無效。

六月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都被袁世凱免職。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起兵討袁，開始第二次革命。參議院院長張繼發表宣言，宣布袁世凱罪狀。安徽、上海、江蘇、浙江、廣東、湖南先後宣布獨立討袁，不幸失敗。

孫中山先生鑑於袁世凱不忠於民國，必須重組革命團體，再來革命，乃於九月在日本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以代替國民黨。十一月袁世凱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籍國會議員資格，凡三百五十餘人，國會從此停頓。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中華革命黨」在日本東京開成立大會，中山先生宣誓就任總理，定革命程序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袁世凱陰謀帝制，八月由楊度等發起「籌安會」，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聲討袁世凱。三十一日袁世凱宣告明年（一九一六）改為「洪憲元年」。五年（一九一六）一月孫中山先生命陳炯明舉兵惠州，貴州宣布獨立，二月四川劉存厚宣布討袁。孫中山先生委陳其美為江浙皖贛四省討袁軍總司令。三月孫先生

派居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統籌直隸、山東討袁事宜。二十二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廣西、廣東汕頭宣布獨立。四月杭州獨立，江西玉山、廣豐、上饒獨立，湖南永州獨立。孫先生從日本返國，抵上海。五月袁世凱的親信四川將軍陳宦宣布獨立，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而死。

六年（一九一七）七月國會議員發表宣言，將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九月一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七年（一九一八）五月二十一日孫先生發表通電，辭大元帥職。

八年（一九一九）十月十日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以居正為總務主任，謝持為黨務主任，廖仲愷為財務主任。十年（一九二一）五月五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陳炯明叛變，八月孫先生抵上海。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二十一日再回廣州。孫先生為適應時代需要，四度改組革命組織，並非一成不變。

共產黨的顛覆陰謀

先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二十二日蘇俄代表越飛到上海晉謁 孫中山先生，二十六日 孫中山先生和越飛發表聯合宣言，認為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此即 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由來。十月十九日 孫中山先生委派廖仲愷、汪兆銘、張繼、戴傳賢、李大釗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委員，二十五日派胡漢民、林森、廖仲愷、鄧澤如、孫科、楊庶堪、陳樹人、

吳鐵城、譚平山九人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汪兆銘、李大釗、謝伯英、古應芬、許崇智五人為候補中央委員，組織臨時中央委員會，起草黨綱、章程，準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李大釗、譚平山都是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山先生已經批准共產黨黨員個別加入中國國民黨，放棄共產主義，從事國民革命，李、譚兩人才得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

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五人，推選胡漢民、汪兆銘、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為主席團。當年出席代表，現在臺灣的，僅有黃季陸和苗培成兩位先生了。

李大釗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代表共產黨提出聲明：「共產黨黨員之加入中國國民黨，乃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革命事業，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或藉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運動。」

事實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真正目的，完全是藉國民黨來發展共產黨。李大釗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說，完全是謊言。監察委員謝持和張繼列舉共產黨在廣州的種種不法活動會質問俄顧問鮑羅廷。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孫科和黃季陸向中央提案，請制裁共產黨。其實，不祇廣州市如此，全國各地的國民黨黨部，都因共產黨有計劃製造糾紛，國民黨同志和共產黨跨黨分子時起衝突，已經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十三年五月二日，孫中山先生任命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九日派廖仲愷為陸軍軍官

學校國民黨代表，以建立革命武力。六月十六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先生親臨主持，閱兵訓話。第一期學生四百九十九人。

共產黨既要藉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又要藉黃埔軍校吸收培植共產黨的軍事幹部。但是李大釗既宣言在前，不敢公開以共產黨進行吸收黨員的活動，於是別出花樣，利用外圍組織，以進行這一項陰謀。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二十五日，在黃埔軍校組織了「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公開宣傳共產主義，拉攏同學加入。

國民黨同志為對抗共產黨這一項陰謀，於四月二十四日，在廣州成立「孫文主義學會」。這是國民黨同志對付共產黨最有力量量的組織，不僅在理論上駁斥共產主義，在行動上也予共產黨很大的打擊。這兩個組織都極力爭取同學，經常展開鬭爭，從理論辯論，進而演成武力打鬥。第三期和第四期打鬥最為激烈。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委員鄒魯、林森、謝持、張繼、居正等為反對共產黨，集會於北京西山碧雲寺總理孫中山先生靈前，這就是被共產黨形容為最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派」。十二月二日，他們又在北京召開第一屆四中全會第四次會議，開除李大釗、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于樹德、張國燾、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九個共產黨的國民黨黨籍。但廣東方面並不贊成，予以反對。

十五年（一九二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會，譚平山仍為主席團之一，譚平山、林祖涵仍被選為中央委員。可見共產黨

在國民黨內，勢力仍很強大，鄒魯、林森等反而成了國民黨內的少數派。

共產黨跨黨分子整天呼喊三大政策，他們說「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是總理所定，所以反共就是反對三大政策，反對三大政策就是反對總理，反對總理就是反革命，誰還敢反共呢？他們拿上這種邏輯，利用總理來壓迫國民黨同志，打擊國民黨同志，這是當年總理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做夢也想不到的。

俄國顧問鮑羅廷、季山嘉研究分析國民黨的領導人物，認為蔣校長意志堅強，是國民黨的中流砥柱，不易軟化妥洽，是他們統制中國革命的最大障礙。汪兆銘領袖慾強，有野心，可以利用。所以，俄顧問和汪兆銘勾結起來，打算挾持蔣校長，送往莫斯科，廣州國民政府以汪兆銘做傀儡，就可以為所欲為，由他們擺布了。

三月十八日海軍代理局長李芝龍（共產黨）矯令中山艦，從廣州開到黃埔，企圖挾持校長蔣中正先生，送往莫斯科。校長曾再三考慮：服從政府的決定，去莫斯科呢？還是留下來不走，維護國民黨的生存呢？最後決定：不接受以汪兆銘為主的政府決定，拒絕去莫斯科，要留在廣州，維護國民黨的生存和安全。

當時蔣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迅速逮捕李芝龍和陰謀分子，派兵收回中山艦，並監視俄顧問寓所。二十二日解除俄顧問季山嘉的職務。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因此不安於位，稱病請假出國。這一場顛覆國民黨的陰謀，才不能得逞，國民黨度過最危險的一關。

清黨與分共的發展

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相互打鬥，打鬥到持用槍支的武裝對抗。學校為維持軍風紀，於是校長下令，解散了這兩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分別於四月十六日和四月二十日宣告解散，然後成立黃埔同學會。

青年軍人聯合會雖然解散，但共產黨並沒有解散，他們暗中運用黨團作用，仍然有計劃的為所欲為。黃埔同學會是已畢業同學的組織，不在學校以內活動，並沒有代替孫文主義學會，在校內負起領導國民黨同學對抗共產黨的任務。所以，孫文主義學會解散以後，在黃埔軍校內的國民黨同志，成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等到第六期入伍，因為沒有組織，受盡共產黨迫害，無法抵抗，共產黨遂打了一次大勝仗。

五月十四日廣州各界請願，請制止共產黨活動。十七日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決議案，對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活動，加以限制。共產黨猖獗，表面上才稍受遏制，實際上猖獗如故，甚至變本加厲。

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任命蔣校長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蔣總司令宣誓就職，誓師北伐。對北伐鮑羅廷一再阻撓，不過未起作用。十月十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國民政府分兩批從廣州遷往武昌。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昌成立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徐謙為主席，實則由鮑羅廷操縱，進行反蔣總司令活動。

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

軍東路軍克復上海，二十三日克復南京，蔣總司令抵上海。四月一日汪兆銘從國外返回上海，不經國民黨中央同志同意，私自與陳獨秀以國共兩黨領袖名義發表聯合宣言，允許和共產黨共治中國。汪兆銘並且不聽中央同志們勸阻，六日潛往武漢。武漢共產黨有了汪兆銘這個傀儡，越發猖獗，局勢不可收拾。

九日蔣總司令抵南京，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敬恒、張人傑、李煜瀛發表護黨救國宣言，十二日實行清黨，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寧漢分裂，分成兩個國民政府。

八月一日張發奎部共產黨員賀龍、葉挺佔據南昌暴動。三日汪兆銘通電，武漢政府分共，也就是武漢政府也清黨。共產黨從國民黨內部進行篡奪國民黨的陰謀活動，至此告一段落，共產黨成了國民政府的正式敵人。

內憂外患幾件大事

十七年(一九二八)第二次北伐，六月八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北京。東北軍退回東北，張作霖在返回東北的專車中，被日本關東軍炸死於皇姑屯。張學良痛父仇不共戴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四省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擁護南京國民政府，全國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是表面的形式的，不是真正的統一。舊軍閥倒倒了，新軍閥繼起。國民革命軍各集團軍的頭目們，仍舊是軍閥思想，擁兵自重，反對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召開的編遣會議，反對編遣，內戰相繼發生。

十八年三月桂系李宗仁首先在武漢叛變，國民政府不得已，下令討伐。李宗仁不支，率領叛部，退回廣西老巢，仍然自稱護黨救國軍總司令。共產黨乘桂系叛亂，得以竄到江西，作為根據地，加強反動。五月十五日西北軍劉郁芬、孫良誠等通電，反對中央，擁護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西北軍總司令」。

九月第四師師長張發奎在湖北宜昌叛變。十月十四日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唐生智為第一、第二路總司令，討伐西北軍馮玉祥。十一月李宗仁向梧州推進，以響應張發奎。

內亂不已，外患繼之。十九日俄軍在東北發動侵略戰爭，攻陷札蘭諾爾，守軍韓光第旅長戰死。二十日俄軍攻陷滿洲里，梁忠甲旅長彈盡被俘。十二月二日石友三在浦口叛變，五日討伐馮玉祥的唐生智也在鄭州叛變，響應石友三，都自稱護黨救國軍。一年內發生這麼多的叛亂，能說國家已經統一，革命已經成功了嗎？

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二十三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四十五人通電，提出黨統問題，改組派汪兆銘通電響應。這是第二次北伐時期的第二集團軍和第三集團軍合力對抗中央的原大戰，實力超過中央。三月二十日在隴海路掀起序幕，苦戰達半年之久。七月十三日汪兆銘、閻錫山、馮玉祥在北平成立擴大會議。二十七日共產黨乘機陷長沙，幸八月五日即為國軍收復。

八月七日北平擴大會議開幕，九月九日北平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等為委員。十八日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率部入

關，開鑼了十二天的北平國民政府及擴大會議，於二十日宣告結束，形同兒戲。十月二日張學良接收了兩年前失去的北京，三十一日閻錫山和馮玉祥宣布下野。

因為國民黨內部叛亂傾軋不已，致使在江西的共產黨勢成燎原，國軍三次圍剿無功。日本關東軍藉口中村事件，於二十年(一九三二)九月十八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我東北四省，繼續進犯我長城各口，華北局勢，岌岌可危。九一八事變予日本軍閥以可乘機會，實導源於中原大戰，原因有二：

(1) 因為東北軍開進關內，東北成了真空，引發日本關東軍侵略的野心。假如沒有中原大戰，東北軍不進關，即使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必然全力抵抗，絕不會不抵抗喪失東北四省。

(2) 中原大戰，閻、馮實力既超過中央，中央不得不把訓練裝備優良，用以對付日本軍閥的國防軍——教導師投入戰場，損失慘重，國家元氣大傷，九一八事變以後，無力應付突發的事變。

「九一八」事變，為共產黨製造了擴展組織和擾亂社會的大好機會。他們鼓動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作戰。有些學生搶佔火車，前往南京，有些受阻，在鐵路臥軌，破壞交通秩序，造成社會紊亂。到達南京的學生，攻打外交部和中央黨部，全國騷動。共產黨又乘機組織了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在平津發展異常迅速，許多青年被他們吸收，成爲一股強大的力量。

國民黨在這樣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組織已失去作用，不能和一切反對政府的力量相對抗。照理應當改組，以加強其戰鬥力量。但是國民黨是總理遺留下來的組織，誰也不敢輕言變動。不特此也，造反的野心軍人和革命政客，還要以護黨救國來號召，作為叛亂的藉口。致使負擔國家重任的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一籌莫展，而不得不於十二月十五日辭去本兼各職，返回浙江奉化。這是他統率國民革命軍北伐以來，第二次下野。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二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邀請蔣公共商國是，蔣公乃於二十一日返京。日本軍閥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想威脅我首都南京，簽訂城下之盟。三十日國民政府宣言，遷都洛陽。五月五日，上海中日停戰協定簽字，三十日國民政府才從洛陽遷回南京。

滕傑的觀察與奔走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許多黃埔學生感覺到自身學識不够充實，難以負擔建國重任，公費或自費，紛紛赴日本留學，如賀衷寒、潘佑強、蕭贊育、杜心如、邱開基、李一民、葉維、滕傑、周復、婁紹鑑、干國勛、彭孟緝等，或修文，或習武。

滕傑於十四年多由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習陸軍。十七年多留學日本，入明治大學，專攻政治經濟，而以政黨政治為研究中心。畢業後，原打算留在日本，繼續研究。因為上野圖書館藏書甚多，可供其研究所需。

當時日本軍閥計劃侵略中國，非常積極，竟公然表示，他們三個月可以滅亡中國。滕傑並不就心日本軍閥有三個月可以滅亡中國的能耐，而就心我們國內的準備情形。如果國內沒有準備，或者準備不够，那就很危險了。所以二十年夏天，他同蕭贊育、陳啓宇相偕回國，看個究竟，再決定是否仍留日本，繼續研究。

滕傑回國後，在上海、南京，所見所聞，觸目驚心，非常失望。由於北伐統一以後，兩年多來，國民政府被迫要接二連三的討伐叛亂，不僅打的已筋疲力竭，而且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根本談不上國防，怎麼能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呢？

至於士氣民心，更令人悲觀。有些有抱負，愛國愛民的人士，只是唉聲歎氣，滿腹牢騷，而一籌莫展。多數則仍在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那管甚麼內憂外患。這種情形，使滕傑決心留在國內，從事救亡圖存的實際運動，不再去日本，繼續其理論性的研究。

滕傑在對局勢全面觀察以後，深知只有趕快執行校長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才有可能挽救國家的危亡。但要執行校長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則非有一個強大而優越的組織做憑藉不為功。可是國民黨的組織，派系紛歧，沒有力量，改組又絕不可能，是一種令人絕望的局面。在這種情形之下，除另行建立組織，以配合現行黨的組織外，實已無擺脫困境，突破現狀的更好方法。因此，滕傑乃把握三民主義民主戰鬥的本質

，針對當前政策執行的需要，而在看不見的原則下，從事「三民主義力行社」的設計與發動。

他仔細觀察研究，國內的敵人，狼毒莫過於共產黨。共產黨組織嚴密，他們在暗中，我們在明處。我們的一切，他們看的清清楚楚，我們却看不見他們隱藏在那裡。所以，我們必須在我們的主義立場上，建立一個比共產黨還要嚴密的組織，然後才能同共產黨鬥爭。這個概念，這個思想，不僅滕傑有，凡和共產黨鬥爭過的國民黨同志，早就感覺到有此需要了。可惜沒有人來領導，沒有人來發動組織。

在一個麻木腐敗的社會裡，要推動一個運動，談何容易？滕傑東奔西跑，到處碰壁，最後得到熱心同志的支持而組織成功了。（未完待續）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 著 定價 160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160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調換。